

童话

“呐，你赢了的话，我就道歉，就听你的；要是你输了，就不许再提了，好不好？”，
“好”。每一次吵完架，她总是带着一丝坏笑这么说，而他也从来没有赢过。

一 *

他还记得最后一次和她拌嘴时的场景，谁又能想到，这竟是最后一次呢？每每想到这儿，
他总是眉头一紧，从最初的握紧双拳，满脸发红，到后来的一声苦笑。

那天似乎是个阴天，有些凉了，这样的天气实在不适合表白。

“喂，现在有空吗？”

“有呀，怎么了？”过了一会儿那边才回来一句话，还附着她的小白熊表情包。

“嗯，回来好几天了，也应该见上一面了吧，不知道你还活着没。”他想也没想就回复道。

“不行哦，我好像感冒了耶，外面好冷哦。”略~她吐着舌头。

她大概是有用过“哦，耶，呀，唔~”这样扭捏的词吧，他挠挠头，似乎是这么记得的。

“好，那也行，只是成功率低了一些而已。也无妨，那我就直接问了，考核得够久了吧，
你觉得我怎么样呢？颁个男友证够不够格？”刚发完这些话，他顿时觉得轻松了不少，想到一
直以来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，终于要结束了，仿佛解脱了一般；但才过了一秒，他又后悔起

来。一分钟两分钟，三分钟十分钟～

“喂，没关系的。下午有空出来一下吧，我把东西给你。”他终于还是没忍住，率先投了降。

“呐，我有认真考虑哦，我想我们真的不合适，所以很对不起，还是要给你发一张好人卡；你很优秀，我很糟糕，所以呀，你要去找一个更好的女生……”

后面的话他早已经记不住了，尽管那时已经在脑海中设想无数的结局，但仍旧只觉得脑子嗡了一下，像那台破电脑一样，脸唰的一下便白了，眼皮也重得抬不起来，胸口被什么东西压着一样，用手捂着，又觉得空荡荡的。

嗯，那天大概是阴天吧。应该是的，实在是不适合表白呀。

在那个走过无数遍的街角，她身着一袭长裙，及腰的长发似乎还没来得及梳理，在风中凌乱。他长吸了一口气，还是走了过去。

“下午好呀～”她小声说，努力的想把声音说得柔和些。

他在包里摸索着，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谢谢你哦～”她接过礼物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风有些凉。

“呐，我，我们再来一次石头，剪刀布吧，”他还是第一次这么说话呢，声音仿佛是风中的小旗一样，断断续续地在风中招摇，但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勇气，像是打自己的脸一

样，“你赢了，我就听你的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；我赢的话，全听我的，怎么样？”

什么也没说，她转过头，看着远方的云。他觉得，云很近，她很远。

他再也没法忍受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了，就这样吧。你好，再见。

二六

她就和日漫里所有的女主一样，想法很幼稚，却永远是一副无比认真的样子；身形小小的，吵架时却有无穷的爆发力。就像是《小王子》里的玫瑰，娇弱、要强、无理取闹，但小王子仍旧深爱着她。

他很喜欢《小王子》，这是他最喜欢的书了；他想要一只狐狸，却遇见了那一朵玫瑰。

就像是好战的天使，她伤了翅膀，坠入凡尘，恰好落在骑士的马上。那时的他正值中二病晚期，总是这般幻想着。到了后来，他曾自嘲道，绿茶配备胎，绝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当他察觉到时，大概是一个初春的早晨，天还有些凉，那一个女孩儿就那样闯入了他的视野，毫无征兆。

后来他有些后悔了，不应该对所有女生都那样好的，自以为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情圣，却不过是广撒网的王八蛋而已。

女孩儿安静地坐在他身边，他却总是把头扭向一边，像是小学画三八线一样的幼稚，像是高中埋头五三一样的专注。直到那样一个清晨，晨曦透过新生的几片绿叶撒在她的脸上，树影倾泻在地板上有些斑驳。不时吹来一阵凉风，她拽了拽衣裙，紧闭着双眼，抿了抿嘴角。

他呆住了，微朦的阳光下，她趴在桌上浅憩，粉靥上短短的绒毛，白白的软软的，像是霜像是雪，随着冷风飘摇。就如同一个早晨，忘记一切，躺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，这时吹来一阵风，他就那样淹没在翠色欲滴的浪花里，凉凉的，暖暖的。

他，大概是心动了吧。

就像是所有黄金档上的韩剧，冲上排行榜的日漫，以及永远活在印象里的港片，她为他占座，他给她讲题；他们从中国聊到利比亚，从共产主义聊到伊斯兰；他们相处时有一丝尴尬，聊天时却是谈天说地，无所不能，从眼下说到未来，直到世界的尽头，直到世界的毁灭。备考的那晚上他们约定一起复习到两点，考试的那天则约定都穿成红色，她告诉他，我没有红色的衣服耶，第二天，穿着一袭紫红的碎花长衫。她说他的字很好看，于是买了一支钢笔；他拉着她打三国杀，把打了很多年的英雄杀扔在一边，却像傻瓜一样智商掉线。他们约定着一起做饭吃火锅，唱歌看电影，骑行旅行，考研乃至出国。她告诉他，来月经了，很疼，像是要死了一样；他说生孩子时不要犹豫，直接剖腹产，或者就不生了。他很喜欢听她唱歌，声音有些幼稚，有时也会跑调，他们都喜欢周杰伦……

他觉得，这，大概就是他想要的生活了吧。

驯服我吧，请驯服我吧，这样你就是我世界里的唯一了，我也不再将孤单迷茫，变成全世界唯一的狐狸。

她说，对不起，你是一个好人。

那个家伙啊，每次都提议要石头剪刀布，却从来不正常出，永远慢半拍；而我，则是那

个永远都接受提议的大傻瓜。

三 *

很多年以后，他再一次步入校园，他要骄傲地告诉她。

他见证了一号公路的涛声，旧金山的迷人日落，与清迈的佛钟一同醒来；在坎昆的白沙上堆砌城堡，花莲的凌晨听五月天演唱会，骑上他的捷安特再背上他的雅马哈，从南到北。

他努力忘掉一切，过一种全新的生活。

他要告诉她，没有你，我也过得很好。

栈桥旁白桦树下，斜斜地安放着她的十字架，和她的丁香花。

“从前从前，有个人爱你很久很久~~”